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一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

且說智爺丁爺見他等將魚口抬進去了，得便又望裡面望了一望，見樓臺殿閣，畫棟雕樑，壯麗非常，暗道：「這鍾雄也就僭越的很呢。」二人在臺基之上等候。又見方才抬魚那人出來，叫：「王哥哥，王哥哥，你真會吃個巧兒。我告訴你，這是兩包銀子，每包二兩，大王賞你們倆的。」智爺接過道：「回去替俺倆謝賞。」又將包兒顛了一顛。那人道：「你顛他做什麼？」智爺道：「俺顛著，你可別打俺們的脖子拐呀。」那人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也太知道的多了。你看你們伙計，怎麼不言語呢？」智爺道：「你還不知道他呢，他叫俏皮李四。他要鬧起俏皮來，只怕你更架不住。」剛說到此，只見陸魯二人從內出來，兩旁人俱備垂手侍立。仍是那頭目跟隨，下了臺階。智丁二人也就一同來到船邊，乘舟搖槳，依然由舊路回來。到了接官廳，將船攏住。那頭目還讓廳上待茶，陸魯二人不肯。那人縱身登岸，復又執手。此時早有人將智丁與水手的腰牌要去。水手搖槳，離寨門不遠，只見方才迎接的那只小船，有個頭目將旗一展，又是一聲鑼鼓齊鳴，開了竹柵。小船上的頭目送出陸魯的船來，即撥轉船頭，進了竹柵，依然鑼鼓齊鳴，寨門已閉。真是法令森嚴，甚是齊整。智化等深加稱贊。

及至過了五孔橋，忽聽了二爺「撲嗤」的一笑，然後又大笑起來。陸魯二人連忙問道：「丁二哥，笑什麼？」兆蕙道：「實實慙的我受不了了。這智大哥妝什麼象什麼，真真嘔人。」便將方才的那些言語述了一遍，招的陸魯二人也笑了。丁二爺道：「我彼時如何敢答言呢，就只自己忍了又忍。後來智大哥還告訴那人說我俏皮，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。」說罷，復又大笑。智化道：「賢弟不知，凡事到了身臨其境，就得搜索枯腸，費些心思，稍一疏神，馬腳畢露。假如平日原是你為我，我為我。若到今日，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。他二人原不是你。既不是你，必須將你之為我我之為我俱各撇開，應是他之為他。既是他之為他，他之中決不可有你我，也不可有我。能夠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，斷無不象之理。」丁二爺等聽了，點頭稱是，佩服之至。

說話間，已到莊中。只見北俠等俱在莊門瞭望，見陸魯等回來，彼此相見。忽見智化兆蕙這樣形景，大家不覺大笑。智化卻不介意，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包兒銀子，賞了兩個水手，叫他不可對人言講。

眾人說說笑笑，來到客廳上。智爺與了爺先梳洗改妝，然後大家就座。方問：「探的水寨如何？」智爺將寨內光景說了，又道：「鍾雄是個有用之材，惜乎缺少輔佐，竟是用而不當了。再者他那裡已有招賢的榜文，明日我與歐陽兄先去投誠，看是如何。」蔣平失驚道：「你二位還如何去得。現今展大哥尚且不知下落，你二人再若去了，豈不是自投羅網呢？」智化道：「無妨。既有招賢的榜，決無陷害之心。他若懷了歹意，就不怕阻了賢路麼？而且不入虎穴，焉能伏得鍾雄。眾位弟兄放心，成功直在此一舉。料得定的是真知。」計議已定，大家飲酒吃飯。是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北俠扮作個起起的武夫，智化扮作個翩翩公子，各自佩了利刃一把，找了個買賣渡船，從上流頭慢慢的搖曳，到了五孔橋下。船家道：「二位爺往那裡去？」智爺道：「從橋下過去。」船家道：「那裡到了水寨了。」智爺道：「我等正要到水寨。」船家慌道：「他那裡如何去得？小人不該去的。」北俠道：「無妨。有我們呢，只管前去。」船家尚在猶疑，智化道：「你放心。那裡有我的親戚朋友，是不妨事的。」船家無奈奈何，戰戰兢兢，撐起篙來。過了橋，更覺的害起怕來。好容易剛到寨門，只聽裡面吱的一聲，船家就縮堆了一塊。又聽得裡面道：「什麼人到此？快說！不然就要放箭了。」智化道：「裡面聽真。我們因聞得大王招募賢豪，我等特來投誠。如果有此事，煩勞通稟一聲。如若掛榜是個虛文，你也不必通報，我們也就回去了。」裡面的答道：「我家大王求賢若渴，豈是虛文。請少待，我們與你通稟去。」不多時，只聽敵樓一陣鼓響，又是三棒鑼鳴，水寨竹柵已開。從裡面衝出一隻小船，上面有個頭目，道：「既來投誠，請過此船。那只船是進去不得的。」這船家聽了，猶如放赦一般，連忙催道：「二位快些過去吧。」智化道：「你不要船價麼？」船家道：「爺，改日再賞吧，何必忙在一時呢。」智爺笑了一笑，向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，道：「賞你吃杯酒吧。」船家喜出望處。二位爺跳在那邊船上。這船家不顧性命的，連撐幾篙，直奔五孔橋去了。

且說北俠黑妖狐進了水寨，門就閉了。一時來到接官廳，下來兩個頭目，智化看時卻不是昨日那兩個頭目，而且昨日自己未到廳上，今日見他等迎了上來，連忙棄舟登岸，彼此執手。到了廳上，遜座獻茶。這頭目謙恭和藹的問了姓名，以及來歷備細。著一人陪坐，一人通報。不多時，那頭目出來，笑容滿面，道：「適才稟過大王。大王聞得二位到來，不勝歡喜，並且問歐陽爺可是碧睛紫鬚的紫鬚伯麼？」智化代答道：「正是。我這兄長就是北俠紫鬚伯。」頭目道：「我家大王言歐陽爺乃當今名士，如何肯臨賤地，總有些疑似之心。忽然想起歐陽爺有七寶刀一口，堪作實驗。意欲借寶刀一觀，不知可肯賜教否？」北俠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刀在這裡，即請拿去。」說罷，從裡衣取下寶刀，遞與頭目。頭目雙手捧定，恭恭敬敬的去了。遲不多時，那頭目轉來道：「我家大王奉請二位爺相見。」智化聽頭目之言，二位下面添了個爺字，就知有些意思。便同北俠下船，來到泊岸，到了宮門。北俠袒腹挺胸，氣昂昂英風滿面；智化卻是一步三扭，文縷縷酸態過身。

進了宮門，但見中間一溜花石甬路，兩旁嵌著石子直達月臺。再往左右一看，俱有配房五間，襯殿七間，俱是畫棟雕樑，金碧交輝，而且有一塊開龍金匾，填著洋藍青字，寫著銀安殿三字。剛到廊下，早有虞候高挑簾籠。只見有一人身高七尺，面如獬豸，頭戴一頂開龍軟翅繡蓋巾，身穿一件開龍寬袖團花紫氅，腰繫一條香垂穗如意絲條，足蹬一雙元青素緞時款官靴。鍾雄略一執手，道：「請了。」吩咐看座獻茶。北俠也就執了一執手，智爺卻打一躬。彼此就座。鍾雄又將二人看了一番，便對北俠道：「此位想是歐陽公了。」北俠道：「豈敢。僕歐陽春聞得寨主招賢納士，特來竭誠奉謁。素昧平生，殊深冒瀆。」鍾雄道：「久仰英名，未能面晤，局勝悵望。今日幸會，實慰鄙懷。適才瞻仰寶刀，真是稀世之物，可羨呀可羨！」

智化見他二人說話，卻無一語道及自己，未免有些不自在。因鍾雄稱羨寶刀，便說道：「此刀雖然是寶，然非至寶也。」鍾雄方對智化道：「此位想是智公了。如此說來，智公必有至寶。」智化道：「僕子然一身之外，並無他物，何至寶之有？」鍾雄道：「請問至寶何在？」智爺道：「至寶在在皆有，處處皆是。為善以為寶，仁親以為寶，土地人民政事又是三寶。寨主何得捨正路而不由，嘖嘖以刀為寶乎？再者僕等今日之來，原是投誠，並非獻刀。寨主只顧稱羨此刀，未免重物輕人。惟望寨主賤貨而貴德，庶不負招賢的那篇文字。」鍾雄聽智化咬文嚼字的背書，不由的冷曬道：「智公所論雖是，然而未免過於腐氣了。」智化道：「何以見得腐氣？」鍾雄道：「智公所說的全是治國為民道理。我鍾雄原非三臺卿相，又非世胄功勳，要這些道理何用？」智化也就微微冷曬道：「寨主既知非三臺卿相，又非世胄功勳，何得穿開龍服色，坐銀安寶殿？此又智化所不解也。」一句話說的鍾雄啞口無言。半晌，忽然向智化一揖，道：「智兄大開茅塞，鍾雄領教多多矣。」從新復又施禮，將北俠智化讓到客位，分賓主坐了，即喚虞候等看酒宴伺候。又悄悄吩咐了幾句。虞候轉身不多時，拿了一個包袱來，連忙打開。鍾雄便脫了開龍紫氅，換了一件大領天藍花氅，除去開龍頭巾，戴一頂碎花武生頭巾。北俠道：「寨主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」鍾雄道：「適才聽智兄之言，覺得背生芒刺，是早些換的好。」

此時酒宴已擺設齊備。鍾雄遜讓再三，仍是智爺北俠上座，自己下位相陪，飲酒之間，鍾雄又道：「既承智兄指教，我這殿上……」剛說至此，自己不由的笑了，道：「還敢吞顏稱殿。我這廳上匾額應當換個名色才好。」智爺道：「若論匾額名色極多，若是晦了不好，不貼切也不好。總要雅俗共賞，使人一見即明，方覺恰當。」仰面想了一想道：「卻倒有個名色，正對寨主招募賢豪之意。」鍾雄道：「是何名色？」智化道：「就是思齊堂三字，雖則俗些，卻倒現成。『見賢思齊焉』。此處原是待賢之所，寨主卻又求賢若渴。既曰思齊，是已見了賢了。必思與賢齊，然後不負所見，正是說寨主已得賢豪之意。然而這賢字弟等卻擔不起。」鍾雄道：「智兄太謙了。今日初會，就教導弟歸於正道，非賢而何？我正當思齊，好極，妙極！清而且醒，容易明白。」立刻吩

咐虞候即到船場，取木料改換匾額。

三人傳杯換盞，互應議論，無非是行俠尚義，把個鍾雄樂得手舞足蹈，深恨相見之晚，情願與北俠智化結為異姓兄弟。智化因見鍾雄英爽，而且有意收伏他，只得應允。那知鍾雄是個性急人，登時叫虞候備了香燭，敘了年庚，就在神前立盟。北俠居長，鍾雄次之，智化第三。結拜之後，復又入席，你兄我弟，這一番暢快，樂不可言。鍾雄又派人到後面把世子喚出來。原來鍾雄有一男一女，女名亞男，年方四歲，子名鍾麟，年方七歲。

不多時，鍾麟來到廳上。鍾雄道：「過來拜了歐陽伯父。」北俠躬身還禮，鍾雄斷斷不依。然後又道：「這是你智叔父。」鍾麟也拜了。智化拉著鍾麟細看，見他方面大耳，目秀眉清，頭戴束髮金冠，身穿立水蟒袍。問了幾句言語，鍾麟應答如流。智化暗道：「此子相貌非凡，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，將來若負此拜，如何對的過他呢！」便叫虞候送入後面去了。鍾雄道：「智賢弟，看此子如何？」智化道：「好則好矣。小弟又要直言了。方才姪兒出來，嚇了小弟一跳，真不象吾兄的兒郎，竟彷彿守缺的太子。以此如何使得？再者世子之稱，也屬越禮，總宜改稱公子為是。」鍾雄拍手大樂，道：「賢弟見教，是極，是極！劣兄從命。」回頭便吩咐虞候等人，從此改稱公子。

你道鍾雄既能言聽計從，說什麼就改什麼，智化何不勸他棄邪歸正，豈不省事，又何必後文費許多周折呢？這又有個緣故。鍾雄佔據軍山非止一日，那一派的驕侈倨傲，同流合污，已然習慣性成，如何一時能夠改的來呢？即或俊改，稍不如意，必至依然照舊，那不成了反覆小人了麼？就是智化今日勸他換了鬧龍眼色，除了銀安匾額，改了世子名號，也是試探鍾雄服善不服善。他要不服善，情願以賊定判道終其身，那就另有一番剿滅的謀略。誰知鍾雄不但服善，而且勇於改悔。知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他既是好人，智化焉有不勸他之理。所以後文智化委曲婉轉，務必叫鍾雄歸於正道，方見為朋友的一番苦心。

是日三人飲酒談心，到更深夜靜方散。北俠與智爺同居一處。智爺又與北俠商議如何搭救沙龍展昭，便定計策，必須如此如此方妥。商議已畢，方才安歇。

不知如何救他二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